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李卫公阴符

兵法之瑰宝
韬略之精髓



华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李衛公問對

編文：劉少萌

繪畫：艾曉臨等

兵學之瑰寶

韬略之精髓

·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

书 名： 李卫公问对

编 文： 刘少荫

绘 画： 艾晓临等

出版者： 华艺出版社(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刷者： 解放军 7228 工厂

发行者： 华艺出版社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25

画 页： 124

字 数： 37 千字

版 次：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30,000

书 号： ISBN7-80039-525-1/J. 122

定 价： 3.90 元

出版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在世界文明史上名重位尊。特别在军事领域，更是异彩纷呈，经历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出现过许多军事家、著名将帅，有许多著名的军事典籍，有许多战略、战法、韬略、计谋，有许多军事史上光辉夺目的创造、发明和奇迹，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

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是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帮助广大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学习历史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目的，我们从现存的上千部古代兵书中选择了用兵韬略方面最突出的《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兵经百篇》等十多部兵书，用漫画的形式将古人的智慧展现在读者面前。

韬略，即计谋、筹策、战略、策略等的总汇。古代兵学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这里所说的韬略，就是兵权谋所包括的谋攻、庙算、诡道、用奇、应变、用间等智谋。智是谋的基础，谋是智的升华，二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智谋双全，足智多谋，造就最高明的将帅，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都必须会运用韬略，善于龙韬虎铃。打开中国古代战争史，诸如围魏救赵、远交近攻、假道伐虢、背水一战、三鼓而竭、增灶退敌、减灶胜敌、暗渡陈仓、空城计、以斗量沙、擒贼擒王、走为上计等，都是运用韬略的典范。同时，古人在用兵当中还出现过孙武吴宫教战、吴起嘴吮毒疮、田忌赛马等为世代传为佳话的故事。所有这些都会在这套漫画丛中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广大读者可以在茶前饭后的稍许时间内，打开漫画，既是艺术欣赏，又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受到启迪，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大展宏图。

为了出好这套漫画丛书，我们聘请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长期从事古代兵法研究的专家吴如嵩做顾问，并请他为这部丛书写了序。脚本是由军事理论水平较高并富有军事实践经验的同志，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专著改写而成的。绘画是擅长画古代内容的知名画家完成的。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和其他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作了努力的同志深致谢意。

华艺出版社

1991年9月

序

在当前的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阵地——军事谋略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有从军到民，从学者群扩展到千家万户之势。《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便是顺应这一文化趋势，为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同志们出版的一套系列著作。

其所选之书，都是诸如《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诸葛亮用兵韬略》之类兵学名著。把这些艰深的古代兵书变为当今青少年所喜欢阅读的漫画著作，要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真正能让他们从中领略古人的用兵韬略、智慧之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华艺出版社与编绘者们通力合作，这套丛书将陆续问世。我高兴地向读者推荐，它展示给我们的将是祖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珠玉。

是为序。

吴如嵩

1991年6月25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1)
------------	-----

序	吴如嵩(3)
---------	--------

《李卫公问对》这本书	(1)
------------------	-----

上问	(15)
----------	------

中问	(53)
----------	------

下问	(93)
----------	------

附录:《李卫公问对》原文集粹	(139)
----------------------	-------

《李卫公问对》这本书

《李卫公问对》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一部以传统的问答体写成的兵书,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北宋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问对》是一部内容广泛、立论新颖的军事名著。后人称赞它:纵论了古代五朝的兴废,用兵的得失;考辨了兵学的源流,历代的兵制;分别了奇正,描画了攻守,变易了主客。这些都是《问对》所谈到的主要军事学术问题。

要向读者介绍这部兵法著作,对它的内容加以浅说,只从中抽出几个主要问题,略加分析,并捎带谈及一些次要问题。

(一)“分别奇正”,完备而透辟

奇正,是《问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中心问题,占的比重最大,内容最充分,论述最完备,分析最透辟,可以说《问

对》系统地、深刻地、全面地总结了奇正这一军事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后世的兵学著作无出其右，充其量也不过是从某些侧面加以申说罢了。

什么是奇正？在今天的军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术语。因为奇正也同我国古代一些别的军事命题一样，既是军事的，又是哲学的，含义甚为广泛。为了说明奇正的含义，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前人的论述。

《老子》曾提出：“以正治国，以奇治兵。”这是一个大概念，治国用正道，打仗用诡道。真正把奇正用于军事领域并作了系统阐发的，是《孙子》。它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等等。《孙子》在这里明确了两方面的含义：奇正一方面指的是兵力使用问题（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另一方面指的是战术变换问题，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应该说，关于奇正的基本理论，《孙子》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毕竟由于它没有展开论述，因此后世的兵学家又进行了许多探索。

奇正既然是范围如此广泛的命题，那么这个命题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呢？《问对》为我们追溯到了源头。这就是《握奇文》。

《握奇文》当初只有十一个字：“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问对》这一记载与传世的《握奇经》所述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必须指出的。传世的《握奇经》所述经文是：“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这里，“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字，李靖认为是“传之者误也。”

李靖对《握奇文》作了详尽而深刻的解说。原来，奇兵、正兵的出现，乃是由五军阵向八军阵（实为九军阵）推演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数起于五而终于八”。

五阵即前、后、左、右、中五阵。中央为将领的指挥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机动部队——余奇之兵。前、后、左、右即战斗部队的位置，称为“阵地”或“实地”；在战斗部队之间的间隙地带，称为“闲地”或“虚地”。位于“实地”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四块“实地”的正兵在中阵的将领指挥下，利用四块“虚地”实施机动，变为奇兵，就是《握奇文》所说的“四正四奇”。这就告诉我们，奇正原来是起源于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既包含了战术变换又包含了兵力使用。《问对》正是从奇正的基本意义出发，多方面地探讨了奇正的范围问题。

从政治战略看，《问对》认为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它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也就是说，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就是“正”，所谓“师以义举者，正也”；战场上运用奇谋诡道破敌就是“奇”。

从军事战略看，《问对》认为远距离的战略作战要用“正兵”。李靖在回答太宗出兵高丽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由于“兵少地遥”，必须用“正兵”。这里所说的正兵，就是公开出兵，不能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他还用进攻突厥为例加以说明。当时唐军六路出兵，正是堂堂正正地公开出兵，而夜袭马邑不过是战役上的出奇制胜，是配合军事战略的行动。

从战役、战斗看，一般地说主攻方面或主要防御方面是正兵，助攻方面或次要防御方面是奇兵。李靖肯定了曹操《孙子注》的意见，如果兵力五倍于敌，那么用三成兵力作正兵，两成兵力作奇兵。但李靖认为只是“此言大略尔”，不是刻板的规定。

从战术上看，“正”是常法，“奇”是变法，“奇正”贵在“临时制变”。《问对》在讨论霍邑之战时对奇正的战术意义作了详细的剖析。霍邑之战，从李渊集团反对隋王朝腐朽统治的角度看，“师以义军，正也”；从作战过程中出现“建成坠马、右军少却”，从而误认为有机可乘，脱离霍邑坚城，则是奇。李渊、李建成军正面迎战进逼的隋军，是正；李世民利用隋军翼侧暴露，及时投入精锐发起翼侧攻击，是奇。

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要注意“右军少却”这个“少”字。“少却”即“稍却”，稍稍有一点退却。“少却”不等于“真败却”。当时李建成军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状况，只是显露出一败退的征兆。二是要注意李世民及时抓住了宋老生翼侧暴露的弱点，不失时机地“横突之”，将错就错，反败为胜。所以李世民才说：“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朕奋击，反为我利。”这一仗，看来胜利是偶然的，不是按照预想的作战方案实施的，其实则是李世民卓越的指挥艺术的生动表现，是李世民成功地补救了这一败笔。因此，李靖感慨地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从而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比《孙子》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前

进了一大步，更全面、更辩证、更深刻了。

《问对》讨论奇正问题，重点不在于探究奇正的缘起、奇正的区别，而在探讨奇正的运用。它把奇正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及，国之辅也。”为做到“奇正皆及”，精通“奇正相变”之术，《问对》谈到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奇正相变的核心是“示形”

“示形”就是给敌人以假象，而将真实企图和行动隐蔽起来。实行的方法一般采取巧妙的伪装或实施成功的佯动。《问对》论述说：给敌人以假象，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我的奇兵。要做到出奇制胜，如不成功地采取欺骗敌人的“示形”办法是难以奏效的。“示形”的最高境界，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甚至无形的程度。

（2）奇正相变的目的是致敌虚实

自古以来的军事家主张避实击虚，集中兵力攻虚击弱。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李靖认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就是说，奇正相变的目的正是为了察明敌人的虚实，避实击虚；也是为了隐蔽自己的虚实，防止敌人乘我之隙。只有懂得了奇正相变，巧妙地运用奇正相变，才能实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3) 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

“分合”就是兵力的分散使用和集中使用。《问对》认为，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这一分合与奇正的关系，表现在进攻作战中就有一个外线作战的主攻、助攻方向的兵力分配问题。李靖列举了正反两个战例说明这一原则。他认为淝水之战苻坚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兵力过分集中，“能合而不能分”，有正无奇，成为应该分散而没有分散的“糜军”——进退失据、左右受制的军队。相反，吴汉灭蜀的成都决战则是一次成功的战役。当时吴汉率领东汉军队主力扎营于锦江北岸，副将刘尚屯兵于锦江南岸。公孙述利用汉军分屯，难以策应的弱点，派主力从成都城内反击吴汉所部，另以一部兵力箝制刘尚军，使其不能救援吴汉军。吴汉兵败，退保壁垒。吴汉正是在此之际，提出了败中取胜的对策。表面上在营区多竖旌旗，迷惑蜀军，暗中却将主力秘密转移到锦江南岸，与刘尚会合，集中了兵力。蜀军没有察觉汉军变更部署，仍按原先的情况发起攻击，结果大败。汉军的胜利就在于“兵分而能合”，依据战场情况，在分散与集中上处理好了奇正关系。

(二)“变易主客”，全面而辩证

“主客”这一古代军事术语，指的就是防御一方和进攻

一方。“主客”与“攻守”有联系也有区别。“主客”是指部队所处的地位，“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

讨论《问对》变易主客的理论，必须先了解它关于进攻防御的基本观点。《问对》有一个著名论断：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是进攻的手段，两者都是为了争取胜利，不可分割。它还指出：“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这就进一步从敌我两方的攻守得失阐明了进攻和防御是对立的统一。敌我双方总是分为一攻一守两个方面。我军如果正确运用攻防原则，敌方就会失败；敌方如果正确运用攻防原则，我方就会失败。能否正确运用攻防原则，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就决定了双方一胜一败的结果。

《问对》关于进攻的论述，有一个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它说：“夫攻者，不只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只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以有待焉。”《问对》认为，如果进攻时做到了“攻其心”，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就是真正达到了“知彼”的境地。如果防御时做到了始终保守防御企图、保持高昂斗志，就是真正达到了“知己”的境地。

对于防御作战，《问对》肯定了范蠡的观点：“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意思是说，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发制人是用锐气。最大限度地挫敌锐气，最高程度的发挥我方潜力，夺取胜利，这就是军事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奥妙。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思想，是弱

军战胜强军、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胜敌之术。因为面对兵力强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敌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就应当隐蔽企图，不露声息，养精蓄锐，避敌锋芒，与之持久，待敌我强弱易势之后再求决战歼敌。

进攻作战可以获胜，防御作战也可以获胜，关系胜败的核心不在于采取何种形式，而在于是否掌握主动权，是否处于有利的作战态势。《问对》明确提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就是说，比较和估量有利与不利的攻防态势，就有改变我们的不利态势为有利态势、改变敌人有利态势为不利态势的变易主客地位的方法。它举例说，进攻作战时，都力求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然而攻方处于“客”军的不利地位，这就要力求摆脱“客”军不利地位，变为“主人”的有利地位。方法就是采取“因粮于敌，变客为主也”；而对敌人则尽量使之“饱能饥之，逸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问题不在于处于何种战场地位，关键在于取胜的方法要恰到好处，抓住关键。李靖以春秋末期的吴越笠泽之战为例证，具体地阐述了变客为主的方法。

公元前 478 年 3 月，越王勾践率军同吴王夫差所率吴军隔笠泽对阵。笠泽是一条西自太湖东入大海的河流，越军在河南，吴军在河北。勾践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在两翼派出左右两支迂回部队，利用夜色鸣鼓呐喊，进行佯攻。夫差不察虚实，分兵两路迎战。勾践发现吴军兵力分散，便亲率中军主力潜渡笠泽，出其不意地实施中央突破，取得了胜利。这个战例说明，越军虽然处于“客”军地位，但是由于调

动了吴军，变客为主取得成功。《问对》中透辟地分析了攻守、主客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引为借鉴的。

(三)教育训练要“教得其道”

《问对》十分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当时唐朝建国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面临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问题。

从提高政治素质说，李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搞好官兵关系。原则是恩威并施，赏罚并用，在这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治军原则中，恩是威的前提，以爱兵为上。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然后才能立威，才能明罚。“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是难以达到治军目的的。

从提高军事素质说，《问对》十分强调将帅必须深晓训练方法。李靖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暮责，无益于事矣。”那么，什么是“教得其道”呢？李靖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训练方法：“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这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就是分为三

个阶段的训练方法,其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训练过程,如同今天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由分练到合练(包括演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

李靖还注意到,训练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扬长避短。他针对蕃兵长于骑射,汉兵长于弩战的特点,提出“教习各异,勿使混同”的见解,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考辨八阵,得其本旨;兵学探源,划类归宗

古代阵法问题就其性质来说不过是一种战斗队形或战役布势,八阵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阵法。由于阵图的失传,后世的学者便产生了种种猜测和附会。《问对》的作者面对这些猜测和附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迷雾,廓清异说,考辨八阵,得其本旨。《问对》关于八阵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八阵是一个阵法的名称,“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不是八个阵法的名称。我们在前面说过,李靖认为《握奇文》只有十一个字,即“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而传世的《握奇经》多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是后世的误传,并不存在“天阵”、“地阵”……这样八种阵。李靖指出:“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二、八阵是由五阵推演而成的,所谓“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三、八阵的队形变换,其基本形态主要是根据战场地形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证诸战史,《问